

我为《青春万岁》做配音导演

苏秀



那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著名导演黄蜀芹邀请我，去为她的新作——影片《青春万岁》做配音导演。她告诉我：她曾为谢晋导演的《天云山传奇》做过副导演。在配音前，都觉得王馥荔的戏比施建岚的戏好。可是，当刘广宁为施建岚配音后，就觉得施建岚的戏比王馥荔好了。可见后期配音的重要。

我对黄蜀芹说：我既接受了邀请，就把自己当成了剧组的成员。我会像搞译制片一样，研究、理解你的影片，也会像搞译制片一样要求、指导演员。你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尽管提，但是我不会每段戏去征求你的意见。那样，演员的感情会被打断。她非常赞同我的做法。

剧中的角色，有的是由专业演员演的，如郭凯敏、张闽，就由他们自己配音了。大部分是由真的中学生扮演的。因为讲的是北京中学生的故事，他们既不会说带京味儿的普通话，也不会对口型，所以黄蜀芹才找到我。

那时，郭凯敏刚主演了《庐山恋》，红遍大江南北。所以，一时找不到口型，觉得特别没面子，可越着急越找不到。我想，首先，得让他从“名演员”的架子上下来，和大家打成一片。否则，整部戏都配不好。于是，我不客气地对他说：“你急什么？你找口型不如她们快是应该的。小丁（丁建华）她们一年要配二三十部电影。你一年才能配几部？让她们笑，别理她们。想想你拍戏时的感情节奏，感情节奏对了，口型自然就对了。”他顺利地录完了这场戏。

有一段戏，小丁忽然口型没对准。这下可把郭凯敏乐坏了。幸灾乐祸地说：“你也有对不准的时候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我们男演员中最年轻的，如童自荣、施融等人也都三十好几了。因此，我还找了几个我们六七十年代培养的童星，现在正好十七八岁。我的配音演员名单一公布，小丁就大叫起来：“什么？让王东（现为著名海归体育解说员）配我男朋友？前几年他还往我大腿上坐呢。”

影片的副导演，是个年轻的小伙子。他招呼郭凯敏：“你还不抓紧练练歌？回头又走调。”我说：“走调好啊。观众会说，郭凯敏唱歌故意走调。可有意思了。”郭凯敏没有了思想负担，反而没走调。

有一场戏，剧本上写着：“放学了，大家唱着歌，向校门走去，然后大笑。”我想，怎么能让大家真实呢？于是要求大家，每个人唱自己的调，不要互相靠拢。这样唱完一句，大家都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
那位副导演有一次跟我说：“听你给演员提意见，觉得心里暖洋洋的，你对演员的要求，和我们拍戏时对演员的要求那么一致，有的时候连用词都一样。”我说那是因为我看懂了你们的导演意图啊。

盛夏的小山上，青草混合蘑菇味，很好闻。采蘑菇的我，惊飞了一对胖鸽子，两只贪嘴的，啄人家地里的老黄瓜种。那些黄瓜种老得发亮，一条条也是胖胖的，缀了一地。眼角上明明有鸟影，定睛看时却只有棵棵粗细的松树。雷声、各种鸟鸣是背景音乐。前台上一只山鸺苦苦地叫着：“哟——”，长长的还有尾声，间或一只野猫“喵——”，也带颤颤的余味。胆小的估计受不住，可我喜欢。蘑菇一个个像有约定，蹲在青苔上，只等我的手。可惜我还是上山迟了，好多还是烂了，上了白梦（霉斑）。总当蘑菇如花：“对野蘑菇有天然的偏好，它跟繁花相近，旋开旋萎，美好只有几天的光景。又跟繁花相反，是暗地里的花，阴影中生长，阳光下枯败；总想问问，你见过野蘑菇最深最重的那道阴影吗？同样暗处的碧苔可能

如雨起时

知晓。”旧年的文字。头顶上响雷一直在炸，大约过了十分钟蘑菇，雨点就来了，我跳下山，跳过去是桑叶的整地，跳在荒路上。因为才看过电视，说荒野大雷时尽量双脚并拢。雷来了我就双脚并拢，雷走了我就撒丫跑，可雷几乎不间断，雨地里，就有一个人像兔子样在奔窜。路让雨冲崩了，换路，大雨中我总算躲到一处废弃的旧房子里。

一个人站在廊檐下躲雨，身后破屋里，爬满了苔痕，东一簇西一簇的杂草，因没见到天光，灰蒙蒙的淡绿色。雨帘后杂花延伸到竹林，竹子上是云天，竹缝中是青碧的稻田，稻田后是近山，近山后远山，远山上复是云天。雨幕中绿树间白屋若隐若现。雨帘

岁月

看丰子恺《一吟十二岁画像》，就知道岁月流失得有多快。1941年7月，十二岁的丰一吟，手握毛笔在纸上作画。她的爸爸丰子恺看到这一幕，将其定格成永恒，并在旁边题写了陶渊明的诗：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再晨。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。”这幅画里蕴含着父亲的爱心和希望啊。几十年转眼过去，丰一吟没有辜负岁月，成了画家和翻译家。

这次旅行，我们采取了一种冒险的做法，不提前预订宾馆，车子开到哪里算哪里，真正的自由行。我们是从巴黎往布列塔尼去的，一路往西北，直奔大西洋。

一路上都没有失望，几个古老神秘的小镇，让我们对前面更充满了期待。终于，到了大西洋的岸边。

站在悬崖上，近处的潮水汹涌而至，拍打在岩石上，溅起壮观的浪花。抬起头，往远处看，除了无边无际，还是无边无际。没有滔天的巨浪，没有翻滚的水流，没有飞溅的浪花，只有空阔。风无遮无挡地吹在身上，像要凌空飞起来。而这远方的空阔，让人变得平静，忘了身边的一切，仿佛丢失了自己。

两鬓的星星，终将亮过大西洋上空的星河

申赋渔

天要黑了，我们在网上搜索着晚上的住处。很大的范围里都没有，只好往远处延伸。忽然眼前一亮，有一家，不只是价格便宜，更吸引我的，是介绍里有这样一句话：能看到大西洋上空的星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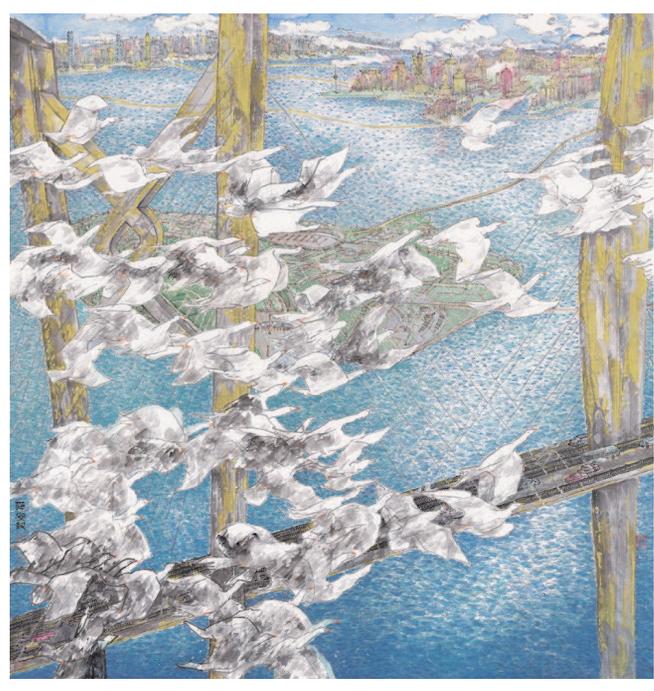
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，可是到了指定的位置，我们兜了几圈，都没有发现所谓的旅舍。眼前只有一片废墟。走近一看，一两个世纪之前，这里应该是一个小城堡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倒塌了，废弃了。可是从残破的雕塑和几片竖着的巨大的墙壁来看，这里曾经相当热闹和繁华

过。有人就着这残存的墙，盖了几间简易的木棚。木棚里传来快活的笑声。果然是我们预订的旅舍。主人是两位健硕的女士，在门口架了火炉正在烤肉。听我们说明来意，其中一位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，然后在前面引路。在爬满了植物的残壁上有一个石门，穿过石门，外面是一片草地，草地再往外，就是大西洋。草地和这片废墟，在悬崖上。草地的中央，有一个奇怪的房子。这是一辆废弃的房车。房车的四个轮子没有了，身子架在石头上。外面放了把椅子、一张木桌。

飞翔

（中国画 200x200cm）

沈舜安



时珠时线。一面大蛛网挂在檐下，像给雨帘绣了个精巧的小补丁。一根水柱正好淌过八卦阵的中心，网主人早移出中军帐，扣在一角随着网震动的频率

非云

震动。它会不会有婴儿睡摇床般舒适？只是好奇。天空如湖水般在蛛网上轻轻波荡。还遇到一位，一只指甲盖大的癞蛤蟆，竟能跳出尺把远，稀奇它能跳，我一下一下地“赶”走了它。

教中学英语课的，是位温文尔雅的老太太。一次，她问我们“water spinach”是什么意思？一同学答道“莙菜”。“What? No, it's 空心菜！”老太太不喜厨事，不懂空心菜的本地叫法，所以否认了那位同学的回答，引来一阵笑声。

话说既然有专门的英文单词，莙菜在英美肯定家喻户晓。英美人如何吃它，我不得而知，但在成都，这是夏天的美物，百吃不厌。

每到夏季，我们踩着一路的树荫去农贸市场买菜，琳琅满目的碧翠总少不了莙菜的影子。一根根长长的绿秆，以黄草绳成扎捆着，从最初的七八元卖到2元一把。等到秋天快结束时，莙菜才在市民口中恋恋不舍地下市。无论价格如何，只要它闪亮登

场，我就会买一把，沿着林荫小道走回家，仿佛带回了夏天的晨露、夏树的青碧、夏夜的清凉。

小时候，看母亲做菜，总觉得吃莙菜是挺麻烦的事。拆、摘、泡、洗，繁复无比。等到自己做菜，无奈中竟生出几分情趣。

光洁鉴人的厨房地砖上，放一把莙菜，旁边搁一塑料菜盆。一片叶，一节秆，将一根完整的莙菜拆成无数小节，投入菜盆。剩下的老秆扔进垃圾桶。有时，父亲连老秆也舍不得丢，专门留着切成细圈清炒，是他佐粥的佳肴。

十年前，我与父母在青城山农家小院住一周。吃的啥都不记得了，唯记得每日早餐，农家女

精致

毛荣富

日本的精致是有名的，但在明治维新前，它也很粗放、粗疏——产品因粗制滥造而卖不出去，生活也过得马虎。从明治维新始，日本提出“脱亚入欧”的口号，意即向欧洲看齐，把精致作为全民、全社会、全领域的标准。如今的日本，精致已无处不在。无论是工业品，还是城市的基础设施，还是路边的小酒店、小饭馆都精细、精致，有口皆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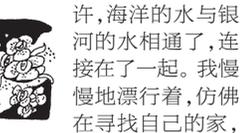
“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”。“精致生活从垃圾分类开始”这一口号，把我们的思路引向远方。我们已习惯于什么事都要做大、做强，但也都都要做细、做精才行。

其实，在当今丰富的菜市，暮春时节，莙菜就已上市。阳光明媚的中午，一枝枝樱花探进窗内。动手做一碗素椒炸酱面，配上软软的莙菜，在春光融融中吃下去，面香、调料香、莙菜的丰腴混合在一起，仿佛把温暖美妙的春光一同留在了胃里。莙菜下面，比小白菜更甚十分，唯清香的莴笋尖可媲美。

在菜市场里，各色蔬菜纷纷登场，五颜六色，明请看本栏。

忧伤的，像是古老的民歌。调子悲凉，像在诉说着什么。然而她们的脸上却又带着笑。我看到的和我听到的，像是两个场景。歌声停了，我们回破房车。

我一直躺在外面的草地上，仰面看天上的星星。四周安安静静，潮水涨涨落落。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这么明亮的星星。就像飘浮在它们之间，每一颗星都触手可及。一颗星星不知道我是躺在大西洋上，还是漂在银河之中。也许，海洋的水与银河的水相通了，连接在了一起。我慢慢地漂行着，仿佛在寻找自己的家。



自己的希望，自己的归宿。每一颗星，都是那么亲切，像含笑的眼睛。一颗一颗，与我相遇，跟我告别。每一颗星都在闪着自己的光亮。他们各自在自己的位置。而我，一直在漂行。

我在中国的土地上流浪的时候，在工棚、在公交车站、在桥洞，半夜醒过来的时候，曾经看过这样的星星。可是那已经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。今天，在布列塔尼的 Kerguelan 小村，在这个旧房车里，我竟然又重温了那一个场景。只是，在大西洋的衬托之下，这些星星更真切了。而我，漂行于其间，已经没有了抱怨、愤怒和悲伤，只有如大西洋水面一般的平静。



每日早晚在小区跑步，总有异味飘来，很煞风景。撒了垃圾桶，空气中弥漫的是草木气息、花果香味。多好啊。

垃圾分类，我们不只是初始阶段。而有些国家则已实施多年，规定也更更更细。比如日本，规定哪一天回收什么垃圾，连垃圾包装袋的颜色也各不一样，甚至连空牛奶盒，也要用清水洗过并拆开才能放到规定的地方。在日本乱扔垃圾要罚款二万至四万元（人民币），严重的还要坐牢，最高可判五年。

垃圾分类是麻烦些，但好处显而易见——原先分散在小区各处的垃圾桶是敞开式的。终日异味难闻，夏日尤甚。我

主人做的莙菜干炒豆豉，爱不释口，就着这道菜，在清新的空气中，吃下两个馒头三碗稀饭。

舌尖上的夏天 责编：龚建星